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志

記

龍井靈異記

宋韓正彥

滄州之東南距城八九里有池曰乍清周環僅六百步水味鹹苦冬夏澄清大旱不竭大水不溢稱爲感應神祠載於祀典土人尊崇之謂海神所宅輿地志云後魏延興中大連淀水溢注破乍清村因成池沼人時得海魚言與海通十道志云水味鹹又甚澄清冬夏不變隋開皇中改浮陽以池名縣以亂而廢且廢固以遠惟池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一

水鹹與海水不殊又其間嘗得海魚則與海潛通亦信然也祠屋重建堂廡龕神像重新侍衛森列郡人皆不知興建之由但能言祠之靈感元祐二年予假守至郡之三日首詢境內社稷載於祀典者土人皆言祠神前後禱水旱未嘗不應予始未以爲然明年天久不雨麥苗盡槁晚種不萌旱風飛塵埋翳田野民心皇皇坐憂流殍州郡不愛牲幣遍走境內之祠又遣官詣祠下致禱神兮杳隔寂然不答赫日鑠金旱勢逾強刺史與郡僚相視無以救者或者謂池神靈應有素須刺史齋潔躬詣祠下必有所感是夕予齋誠異寢翌日遲明率

郡僚出郭未午抵祠下設酒具饌冥心致禱旅屨塵中
禮畢盤旋久之薄暮而還日方晚颺風忽起陰雲駢集
夜猶未央膏澤霽霽一夕霑足向來憔悴之苗頓然復
蘇塵埋晚種薺薺畢萌郡人皆慶神之感應不妄斗牛
之分遠邇率被潤澤莫知神之致福噫神之默契於我
既如此神雖不圖報我豈默而無言耶先是今樞密趙
公龍圖李公嘗守是郡均以神之能濟水旱一方之福
剡章乞加爵號而邊地僻左朝廷遼隔章累上爲有司
所沮而罷今予亦欲聞於朝慮勢卑言輕不足取信徒
有瀆神之舉因尋究前志考合圖經而畧載祠之興起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二

有由且記其靈感之跡以傳後人之信云

重修會應神廟記

金夏會

天子幅幘之內山嶽邱陵城邑之地江海河瀆川澤之
水咸有神以主之然紀於經史載在祀典必有功德於
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然後設爲廟貌歲時祭享凡
以爲民而已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禁吳楚淫祠七百所
李文饒觀察浙西毀所屬非經祠者千餘所皆以其無
功於民不能禦菑捍患者也滄郡居燕趙之衝左海右
河土黑墳田中下瘠鹵而產薄在昔爲邊陲地風雨差
愆則有饑饉之厄雨暘失時則有流離之患惟神之鎮

茲土也莫知其幾年矣在宋咸平歲名臣李公允則適
守是邦遭師攻圍舉城震恐神爲保護全身示現敵人
畏懼重圍遽解郡人至今能傳其事其後歲有旱乾霖
潦之災民憂荒歉竭誠祈禱龍尾見處稼穡必稔一方
黎庶賴神之靈養生送死免流離轉徙之患其恩大矣
豈非有功於民能禦菑捍患者乎名額之降以故老俱
亡無復考其歲月宋崇寧二載興修今迎祥觀用事者
奪其舊址遷其廟於觀之東經歷兵革歲久不葺頽圯
蠹壞殆不可顧凡過是者必思其德而傷之郡之豪姓
郭公立乃擇匠氏經度材用卜日興工起於正隆元年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四月初八日成於正隆二年四月二十日梁棟欄宇體
勢壯麗貌像嚴肅侍從畢具金碧彩色煥然一新邦人
瞻仰罔不祇敬興祠之歲風雨順序禾稼大稔一方相
慶咸欣爲歲時之祀也郭立嘗率郡人興復岱宗行宮
於州之西南隅獨修經藏於普照寺今又重修龍宮祠
邦人得以奉祀則知積而能散敬畏神靈者在人之道
爲可尚焉於是乎書

南皮縣郎兒口濬川記

元 劉 沂

治水之法禹貢一書尚矣迨及成周惟以溝洫備旱潦
歷秦漢而下始開河渠以資灌溉水利之興良由於此

洪惟皇元尤以水害致其憂以利遂民之生都水司官
於是乎設歲以御河漕民間之粟供京畿以億萬計厥
利懋哉今之御河源通漳水東迤北經景陵滄等州地
而入於海南皮滄之屬邑也與景之吳橋東光接境河
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雨堤岸決齧其害愈劇不決於
陵則決於景而無歲無之邑東北去四十五里有郎兒
口遇河泛漲寔受所衝故疏則下達於海塞則大釁民
田口之北率皆長蘆萬戶府軍屯地泰定初彼欲專其
利以力塞之隨遺邑民墊溺之患前掌邑政者上陳利
害奉都督省移檄部屬遂命疏通使彼此各安其業典

天津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記

四

冊俱在昭昭可考迄至元五年凡涉十有六載未嘗有
異是歲季夏河決於陵之界直趨河口職屯田者謂歲
月遠而無稽縣邑不能禦復塞之時懷來王公君美適
尹是邑極言其弊奉省極體前議以行使民不被其害
公旣解篆繼任是邑者有若縣尹馮公克昭主簿宋公
伯威典史張士廉臨政之暇興念及此僉曰河口水之
所經或塞或決終無一定之規簿書僅存恐不可久恃
他日復爲水害若勒之貞珉以示無窮使後欲塞水害
民者凜焉知畏不亦善乎乃各捐俸金爲之助旣而耆
老劉榮祖里正黃進道社長李澤首倡鄉耆樂輸錢穀

若干緡募工伐石請鑿於河垠之上屬予爲文以記之
予謂水利之在天下是猶人生血氣實通於身無一息
之停者則受患四體非復吾有水亦不可一日塞也洪
範云水曰潤下孟子亦曰水無有不下是欲順而導之
行其所無事白圭罪人以隣國爲壑齊桓伯者尚有無
曲防之禁孰謂隆平之世而乃若是耶嗚呼前除民之
害者績固美於一時今則愈久而愈著又將興利除害
於無窮深謀遠慮其功有光於前人矣夫豈小補而已
哉忠國憂民者固士君子喜聞而樂道姑撫開決之本
末以爲記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重修仵清池壁記

元無名氏

至元丁亥春董公珪來倅是郡自下車履正奉公興學
養士越明年夏亢陽爲災詢故老以祈禱之所杖者曰
城之東南僅二十里有廟曰五龍祠有池曰仵清池在
昔守土者祀之其於靈驗之迹紀在廟碑不必喋喋卽
今廟貌仍在儼然有昭顯聖后之像獨龍池久廢無復
繼其前功哀可惜也公聞而喜之明日詣於祠下觀是
池之舊址喟然歎曰今不修葺他日求霖澤如顯應何
於是募工度費蠲日興工願趨役者雲集不日而復完
池泉沸湧不引流而深餘丈許其後有白魚出遊忽沉

忽浮須臾作龍形示現或興雲而升於天或吐霧而潛於地居民牧監往往見之果神靈如此其異也公率諸僚屬以香楮之奠禱祝誠懇雨卽大沛其應如嚮是歲禾稼大稔農民歡於野商賈歌於市一方感受其賜比者公及瓜期朝廷擢爲濟州牧邦人時思慕之一日郡之耆舊李君仲實暨任君器之介予曰先生吾鄉之名士知池之廢興龍之變化神之感應詳且悉也顧得文而刻諸堅石以壽其傳使後之人信不誣矣余以鄉中勝事義不容辭忘其固陋姑摭實以書之而爲記

滄州導水記

元無名氏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六

夫水之滙洞汎濫橫流而旁出也必疏濬利導使得其歸則民無昏墊土無沮洳而水由地中行矣禹之決九州距四海而濬畝滄距川用此道也黃河旣南徙九河故道遂以湮沒漳瀆不與同歸獨行二千里會於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汨汨視黃河伯仲間耳垠高於平地亦由黃河之下成臯虎牢而東也皇朝定都於燕漳河爲運漕之渠控引東南居貨千檣萬艘上供軍國經用巨商富賈懋遷有無胥此焉出故老相傳在國初時波流猶未宏遠自江南內附而其勢日增豈是水潛伏厚地天下有道則現川流隱見固自有時也至元五年秋八

月大雨時行河決八里塘之灣爲口子者三湍悍噴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三十餘里瀦而澤滙而淵竈陁而竈產焉塲圃而魚生焉蕩析離居之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邇水行故地第有屯府左衛曲防之阻無由逕達泰定間鄉民呂叔範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爲大渠以洩水莫不舉手加額以承無疆之休方命圯族者乘時不備遂以復塞今則牢不可破有能賈勇以倡吾徒當負鍤從之水入濠注海則還我壤地而修我墻屋矣脫因不化者故叅政莊武公之孫今江西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七

副憲景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次置宣文閣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卽以爲己任而不辭聞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於兩端破其築若摧枯拉朽去其壅如決癰潰疣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亦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壯彼度非敵逸巡而去夫水之爲民害也久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奮於事功而潦不爲災首義者之力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決可塞而來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復也事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遺後來固斯民百世之福也

河東大直沽天妃宮碑記

明危素

慶國利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祠吳僧嗣慶福主之奉定間弗戒於火福言於都漕運萬戶府朝廷發官帑錢使更作焉嗣慶福者二人始吳僧智本主六年以至正十一年圓寂衆請主西廊僧福聚來繼其任然東廟素卑下潮汐漸涇棟宇摧壞會覃懷逢公魯曾以海道萬戶督運行海中所乘舟觸山石幾被覆乃亟踞呼天妃俄火發桅杆若振其柁遂得免議於朝加神封號福聚具以修廟告逢公以文書至戶部監察御史海岱劉公真戶部郎中魯郡白公守忠交章以達中書發錢八百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八

五十緡命大都路達魯花赤高昌公以京府務繁不遑躬蒞工役屬同知灤州事脫歡庸責其成因增築基地高至八尺有餘蓋瓦級磚爲之一新於是工部郎中橐城魯公銓員外郎馬邑王公朶羅解皆以接運至中書斷事官知事張允秉中張師雲其咸竭力相助脫歡恪承太府之意又出俸錢爲之倡哀衆資增置地基漕民吳中郁慶國徐珍等各施財卽廟前僧聚剏觀音堂慶國又塑觀音阿羅四十餘像過者竦然爲之敬畏乃因會稽沙門元復來請爲之記福聚之主西廟能率其師之志多與興剏至是益竭其心思以治東廟鐘梵漁鼓

之聲蓋朝夕相聞云向使食君之祿居一官効一職舉若福聚之爲庶政其有不治者乎加天妃之廟額天間所賜也

重修慶雲縣治記

明高祥

粵自封建之法旣廢始郡縣天下縣必設官官以出治治必有所其來尚矣迨我國朝尤重守令其廳堂解舍胥有定式頒行天下蓋縣令之秩封疆百里戶口萬餘爲令者坐而聽治民有凍餒老幼疲癯而殘疾者甚衆及簿書期會訟牒委積莫不惟令之劑量而調停焉是令之爲令其責重且勞矣不有堂舍何以疎具瞻何以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九

節勞佚何以宣條教而撫瘡痍哉慶雲縣治創建於洪武六年楊君思義寔爲之迄今旁風上雨圯壞不支望之壘壘若積薪然正統改元淇門王侯來宰是邑一見歎息曰修廢舉墜有司職也傾圯如此責將誰諉乎搜籛捐廩庀材鳩工亟圖修之遂請於撫按部使諸公皆報曰可爰因舊址大加修葺頽者起之缺者補之卑陋者或廣擴之縣治中央爲正堂五間前爲儀門東西爲吏房各五間又東爲縣丞宅西爲典史宅稍南爲吏私舍共六十餘間正堂後爲燕息堂三間又後爲知縣宅一十餘間儀門之外爲大門三間東爲神廟西爲犴獄

儲積有樓預備有倉又共十二間崇卑廣狹悉遵定制落成之日賓僚咸集哦松劉君等稱觴囑余記侯之績余惟一興一廢者數之常而能興廢舉墜毅然任重而不辭者非有出衆之才不能也慶雲之有縣治迄今凡幾年矣慶雲縣治之敝非自今日而始然矣慶雲之牧是邑顧是敝者又不知其幾人矣率皆因陋就簡託以民力不贍而止使天下皆若人則廢墜何時而興耶大抵庸庸者無爲矯矯者有功侯非庸庸者流也是以能鑿積習之敝以成維新之功僻縣海邦一旦堂宇巍峩解廳繩直由是坐而蒞政未有不儼然望之而畏服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十

志者也其發號施令布德行仁將何所施而不可者自今伊始不但案無委積庭無滯訟以成坐嘯之治而一邑之民凍者餒者老者幼者疲癯殘疾者皆將飽無字之仁而樂農桑之化矣侯之功何其大哉請以是書石庶不負我侯之功而後之蒞茲土者且加警而承焉侯名恭由鄉貢進士筮仕今職仁心仁政爲當道薦嘉今日之功其善政之一也因以紀之正統二年八月立石

重修滄州文廟記

明陳循

學校王政之先務也學校之政修則詩書之教行詩書之教行則禮義之俗興禮義之俗興則賢才之徒出故

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務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聖朝之徧愛人於天下也往往以親賢之先務又在於修學校之政是以上自國都以至天下州邑無不有學而滄州在畿內不數百里密邇輦轂尤爲至要學在州治之東南三百餘步蓋自洪武之初隨州治所遷者其地漢屬渤海郡唐改爲滄州屬河間郡治之遷也百務並興故廟學之創畧取具而已後雖續有增葺然皆卑陋無足以稱興賢育才隆教化厚風俗之意正統庚申知州上官儀下車首以爲患會比歲歉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十一

收不得有爲又明年監察御史吳興丁澄以按治畿內至滄州因謁廟學見之咎其爲州者曰是顧非所當急務者耶於是與鹽運使鄧崙率州長貳以及庶士與凡士農商賈於是州者欣然聚財鳩工撤其舊而新之經始之日又發地得銅錢踰數萬文足以助供役之費蓋廟爲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列戟櫺星二門而凡祀神之具無一不備且精而學爲明倫堂佐以三齋附以生徒會饌之室而凡作養之用無一不周且便環而觀之俊偉宏耀卽而求之堅壯完美落成於正統癸亥八月之望蓋距經始之期爲日凡百五十有五旣落成之三

年刑部侍郎馬公昂以少常游是學因爲具其事來屬文爲記蓋不忘其所從出忠厚之意也余未有復而公轉官副都御史以君命有安邊之行促文益急因爲書之使凡來從游於是者知廟學之所成不易而加勉焉以不負都憲御史州官興學之意庶乎其可也

創建天津衛學明倫堂舊記

明 亡名氏

天津三衛者未有學正統紀元聖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將繼其祖父之職業以効用於時不可不素養而預教之乃命天下凡武衛悉建武學而立之師選武官與軍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員於是天津及左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右衛始有學首掌學事則師訓曲阜李君賜也於是諸生率初就學倥傯厲之氣固自若也君爲列教條正句讀導進退旣而亦頗蹈矩獲閱再期教授展山劉君俊司訓杭川詹君穆同來蒞學事乃相與協心力以作倡之乃者侍御程公又以老成宿學奉命督學事從而激勵之於是諸生莫不思自奮發以期底於有成於茲蓋六七年矣余嘗以公暇詣學進諸生於明倫堂見其循循雅飭進止有序無復驕悍麤厲之氣竊喜學校教養之有益於人也固若是哉教授劉君因以明倫堂記爲請余辭勿獲敢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生告夫

人之大倫有五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之謂也是倫也卽書所謂五典中庸所謂達道固未始有不明者惟其溺於氣習之偏奪於外物之誘故或有明乎此而昧乎彼此所以必資於師友講而明之然師友之所聚在於學學之堂以明倫名之孟軻氏所謂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惟爾諸生瞻祖父之蔭荷聖天子教養之恩旦夕升堂覩其名思其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有未明者則必資之於師辨之於友期必至於明而後已斯乃學之大者也然講明之功雖資於人而躬行之實則出乎已明其倫而不踐其實是猶不明也必也爲臣思忠爲子思孝與凡所謂五者務必踐其實則於人倫之道蓋昭昭矣乃舍此不務而徒操觚染翰以馳騁於文藝之場抑末矣亦豈朝廷建學立師之意哉衆曰諾遂書以爲記

創建天津衛學兩廡舊記

明汪淵

天津設學始於正統之元年其時文教聿興規度未備雖創建文廟而兩廡迄今二十餘年每遇春秋二祀蓬蓆爲舍設先賢位祭畢徹去以爲常景泰丙子領教以來顧茲缺典未嘗不抑鬱而發唏噓之歎也天順戊寅適戶部員外郎棲霞解公延年監督三衛軍儲謁廟之

餘以補漏爲任顧材用無所出乃首捐已俸爲倡又集三衛官僚而語之再四始各出俸有差於時境內耆老高仲良蔣英高冕輩聞之而遞相播告以樂助之凡材用之出入淵實掌之經始於是年三月落成於七月計若干楹覆以瓦甃以磚各闢二門四窗塗以丹艸設木主造香案如儀又以餘資增置正殿龕案重修櫺星門皆以次成始有足觀者自是聖賢之靈庶以安解與淵之心因以慰而守茲土者亦免尤於素餐矣不可不書以告來者庸是謹具本末歲月以爲之記

滄州創建城池記

明李賢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十四

古封建諸侯之士之制雖有大小多寡之不同而所居之地未有無城池者以子孫世守其國故也後世廢封建以爲郡縣置守令而易之况所居之地遷徙不常於是乎始有無城池者嗚呼一郡一邑野處而無城池一旦有警何所憑藉以守禦乎然則人民社稷望其保障難矣爲守令者興念及此寧不爲之寒心哉雖然非有出衆之才而能創建城池者鮮矣大司馬馬公一日以簡屬予曰吾州舊無城池今州守賈侯乃能經營而創建冀得先生之文用示久遠予辭弗獲按誌滄州漢屬渤海郡後魏置州隋唐以來更復不一元隸河間

舊去衛河東四十里洪武末乃遷長蘆鎮卽此處迄
今幾百年矣守是州者無慮十數輩大抵因循度日有
故卽去今賈侯自天順戊寅來守是州視篆之後首以
城池爲念已而政舉民安乃以狀聞詔可其奏遂相度
州治東北隙地規畫布置悉得其宜乃卜日僦工人皆
樂於効力刻期不爽城廣二丈五尺高三丈二尺壕濶
四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樓堞軒敞門洞堅厚周圍八里
一時完美於是移州治於城中遷社壇於城北移義倉
於坤隅開通衢於四向財則出於官帑役則借於遞夫
設法措置初不科擾於民肇工於天順五年八月丁酉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落成於天順六年十月辛亥用雖廣而人不知其費力
雖多而人不知其勞至於增修學舍重飾公館而川澤
溝洫橋梁道路之類莫不畢舉偉哉賈侯之用心也其
有功於是州大矣噫天下州縣無城池者蓋多使爲守
爲令者皆若賈侯之用心斯無野處之患矣抑又聞之
孟子云地利不如人和言地利固不可無而人和乃爲
治之本賈侯尚體父母斯民之心務行撫字之政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以佚道使之俾各遂其心則一郡之人
又將刻石紀惠立祠頌德不但如是而已賈侯勉之侯
名志山西崞縣人由舉人擢斯職蓋有出衆之才云

重修鹽山縣學碑記

明柯潛

鹽山古爲冀堯二州之域於聖朝爲畿內鉅縣其學之
置不知起自何時洪武初縣令元城宋公訥大改作
之置弟子員復其家使樂趨於學又躬爲講明道德性
命之懿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
有在於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向慕而
進專力於學而有成焉今旣擢爲祭酒且歿矣其流風
餘教之所沾被者有掇高科登顯仕奕奕有聲舉若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歷官幾五十年直諫簡重壯
老如一日又其中之傑然者也景泰七年新建林公惟
夫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去

盛來爲縣令以故事見於先聖之廟視其屋皆敝漏而
禮殿爲尤甚俯仰歎息以爲學校弗修寔爲令恥而謀
諸寮友縣丞清河李輅主簿舒城周海典史蘭陽曹榮
經度其財貸之所自出要以不勞於民爲善民間之感
義而起出金以助其役者數十家而貧者亦相率効力
恐後始工於天順改元之春越三年而就殿堂宏敞門
觀顯嚴貌像丹青皆應圖法至於齋舍庫庖滷之屬
靡不煥然而新遂合郡吏率諸生釋菜以落之旣又進
諸生諭以聖朝建學育士之盛恩而申以宋公教化之
餘意皆使人皆明於道德以善其身齊其家以及於鄉

以達之於天下其爲嘉惠也至矣學之教諭慈溪林森
訓導當塗夏雲吉水劉鳳等共疏其事寓書於王公之
子錦衣衛千戶竝爲求記於余而中書舍人楊晦之王
道正皆助爲之言初公以鄉貢進士爲睢州學正改任
沔陽州施教彰彰有序出其門者多材賢九載滿秩用
論薦陞今官撫綏流亡均平徭役凡壇墀館舍橋梁道
路之頽廢者以次修舉而學校尤所加意蓋以善政得
民之速不若善教及民之遠且深也嗚乎世之爲吏能
明於政足矣而况於爲教乎其或少知以教爲務則又
專事於課試之末而所謂道德者不惟不暇及且不能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七

知焉然則林公之賢豈可多得哉於是爲之記使刻石
以傳且示後之令於此者嗣爲之勿替也天順七年冬
十月立石

創建尊經閣記

明 婁 芳

聖人之言曰經言出於賢人而得聖人所刪正者亦曰
經滄學之建尊經閣蓋以儲御製經書及歷代墳典因
取張伯玉記六經閣之語故名也學故在舊城國初隨
州治遷長蘆判官紀惟仁創其規旣而監察御史丁澄
奉命理鹽政駐節於斯始葺舊而一新之廟學之制於
是爲盛而閣則未暇也芳也不敏幸因乏使繼丁之後

乃與運鹽龔敦知州武英議合而作是閣焉其創建始末與夫歲月制度之詳旣得以託諸名筆矣茲成之日適余瓜期行李戒途衆謂亦不可以無述夫六經之垂世猶日月星辰之麗乎天不可一日無也六經之道其覆也同乎天其載也同乎地又不須喪去人而人有生也凡在人人猶知作爲度室以尊閣之者皆是也况郡縣學宮爲天子尊崇儒道之所爲國家奠安治平之基侯國風化之所關係士俗趨向之標準人才出處之正途其可不知所本而不加之意耶則斯閣也不可以不建亦明矣然余所以瀆告者則欲勉夫在學之師生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六

徒以經視經而要在取經以明道行道也蓋道不難明也父子親也君臣義也夫婦別長幼序而朋友信也以至善所當爲惡所當去者而已矣夫豈難明乎不難於明則不難於行矣苟不明則背經苟不行則畔經背於心畔於身於是閣也何有勉之哉又欲告夫後之人不徒繼費以作閣蓋尊經則教立教立則道學明人心正而世道昌矣非細故也勉之哉是爲記

修造天津衛城記

明 李東陽

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蓋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爲箕尾之分勝國以前實

海濱荒地然潞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於海胥此焉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茲衛命工部尚書黃公福平江伯陳瑄築城浚池立爲今名則象車駕所渡處也衛旣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改則肆爲強戾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月往來舟楫大役之費不統於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隸之於時西蜀劉君實膺是選承勅以行君至則謂城池最重宜亟爲之處顧之審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徐而圖之城爲高而扁之隅方而準平又構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九

樓於門曰鎮東曰定南曰望西曰拱北皆踰尋累尺平看俯瞰迥出塵垢而北樓尤絕特相倍往來命使及大夫士之有事於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宮闕之尊崇覽幾甸之高曠周諏隱幽則囂閩不生詢察吏治則糾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爲制實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制於平居無事之日乃可以保治於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者不加之意日頽月廢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者所不能忽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匪人以理之則

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豈可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財穀籍丁戶第差役其所爲役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祠宇工局類皆就緒而城池九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下之事成於前必繼於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城頽圯兵士傳遞者越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茲役之獲成也故因諸衛戎官之請爲之記劉君福字順夫成化己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郎雲南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改今職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重修慶雲縣學碑記

明 劉 健

我國家聖祖神宗繼元而有天下以學校人才之本政化之原於是斟酌隆古以來制度沿革設學教人遍及海隅至於所以爲教之方則又一本先王修道之實故累朝頒降之典若大誥若五經四書性理五倫諸書皆二帝三王之所以爲治孔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至論正脉之所在而異說他道一切不經非聖之言不使少接於心自其陶鎔人材化導生民之意可謂至矣然百餘年來四方郡邑或宏才碩德先後傑出或高科異等累歲不絕或連數邑之衆絃誦之聲不聞此蓋一時分治

教之責者有哲有愚得人與不得之意爾慶雲爲縣隸河間府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實爲畿內漸染聖化之深學政人材視諸外郡固當有間然亦未能盡如祖宗設學教人之盛意也縣學之建久矣老屋支持不蔽風日師生講授於中者病之武昌唐君瓚來知縣事始有廢墜之歎偕縣丞韓君聰主簿高君明典史陳君舉重修之謀以成化丙申秋經始功未就緒君丁外艱去越已亥冬東萊宋君漢以名進士來知縣事因之益增飾焉乃訖自明倫堂東西齋以及師生廨舍皆煥然一新又增修退省堂三楹爲師生燕息之所旣成宋君等率夫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官吏師生置酒落成僉謂宜有文以記歲月訓導石州白君以書來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蓋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士固貴乎有學也然所以爲學之方豈可苟焉而已哉我聖祖神宗作養之恩深矣大誥之昭示經書之發明性理五倫之編集士之所以修之身施之家推之國與天下無一不具焉今日勉教化者講授於學果能必出乎此不遷於異說不惑於他道涵育深而薰陶久必有宏博之才碩大之士傑然由高科異筭出以爲世用者朝廷與教人之實效於是乎乃見矣

不然雖日從事於學亦何益於天下國家哉白君嘗一見於京邸蓋謹厚君子也故因其請並以爲學之方告於縣告於學與其諸生共勉焉成化十一年吉日立石

新建天津提刑兵備分司記

明李旻

治辛亥用廷臣議始於山東按察員外置副使以璽書命之使整飭兵備於畿內之天津去京師二百餘里地連大海當南北往來之要衝故爲三衛指揮使各分兵屯田同處一城不相統屬居上者易爲安逸驕恣下之黠者每操其短長以爲脅持訟訐至於扞格不可爲理謀國者之憂也置憲職以統治之固其宜哉其始得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蜀人劉君福次則陳君嘉謨金君獻民皆寄治天津衛司卽其廳事蒞事焉劉君旣爲四門廳譙以爲法當有分司而寄治非宜方經營適遷去不果爲也繼今而得黃巖施君榮君以甲辰進士爲刑部正郎遷河間太守自河間復有茲擢旣至踰三載政成而上下信之乃行相地得城之西北隅壤土平爽面陽負陰樹表步方廣表宜稱遂以狀請於巡撫王都憲用商稅餘銀之在有司者市其地凡材木瓦甃工廩之費皆取給焉爲蒞事之廳退食之堂度置器籍之屋各若干楹皆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前爲儀門又前爲臺門爲甬道以通行炮瀨

有處案牘有房百用所需無不具備堦廡之屬咸各定分焉經始於己丑五月望日歲十月而落成方其始謀適仁和術士周源至自京師因留之使相地命日視表定位遲速哀序咸取衷焉擇於衆得指揮賀勇使董工賦廩度材差藝而千戶王璽張昇徐輝又分任諸事以佐之謀之詳而不亟費之鉅而不擾成之易而無沮有由然哉夫一國之君一邑之宰必有宮廟以臨其下而出政令以繫屬下人之心古有明制國有著令其來久矣雅頌綿綿闕宮諸什詠歌當時之事春秋於考宮築館與世室不修之類必詳書於經寓褒貶焉我太祖高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皇帝定考績之法亦以公廨之增建修葺爲功揆之於古未始不同也然或視若不當爲爾不敢爲者非才不足則中有歉耳施君自郎署以至今官冰蘖之操凜然著稱於時又才足以當寄任之重不可屈撓故見義敢爲若此者特其一事之小在他人所難而君則易之予南還道出其境賀勇等率其僚屬來徵文記創建之本末將俾後之人知之以毋忘君功予與君同舉進士爲相知且樂道其事以爲流俗之警也故不辭而書之是爲記

天津重修湧泉寺記

明程敏政

我文廟入靖內難自小直沽渡蹕而南名其地曰天津
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北都以來兵備加嚴地重
事殷無所責成乃 治辛亥置按察副使一人奉璽書
專理置司天津已渝劉公首被推擇而來適百度之弛
也久公悉厥心以次修舉爰先事城櫓次及閱武場次
及學宮不三四年皆告厥成公以每年聖旦令節及元
會長至四大禮必先習儀於所謂湧泉寺者寺止舊堂
十有二楹卑陋弗稱且其前地狹容僅百人講肄禮文
多不能如式方岳入覲者前期集此或拜於舟中展敬
而已莫可致力公惕然曰是亦在我乃募工鳩材拓地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二十六

若干步值他寺在令甲當廢者三悉撤而用之湧泉一
爲前殿一爲伽藍殿而移舊堂於後爲具服所僧舍則
聽築於垣外由是習儀之際陛墀高廣宮宇靚深儀衛
具陳冠裳就列儼乎若六龍當御八佾在縣典謁者有
所藉而周旋入覲者咸得與事而免於苟簡觀者嘖嘖
知禮之當肅也若此於是三衛具寮書來京師請予記
惟公治天津總一道兵刑之任而無利權可展布乃能
節縮浮費修城浚隍簡戎器剏樓櫓興文教使橐鞬之
士兼俎豆之習屹然京師一巨屏又以其暇日新茲梵
宮示人以禮其施之有序其爲之有法惡可不書之告

來者儷謹嗣之而毋忘斯役之所自哉或疑釋氏之宮非吾人所當起廢亦不然彼徼利於鬼神破吾民之材力爲異教者倡是誠舛矣今所葺者特藉此寬閒清寂之境伸遠臣敬上之至情其奚不可之有昔韓子謂浮屠氏有慕吾之道者拘其法而未能入今卽其地與其庭修禮樂之容明上下之等設贊相拜起陟降進退之節秩乎粲然先王之制而昭代之所因也安知不有如韓子之說可化其徒使歸於中國聖人之教者哉是亦可書公名福字順夫起進士甲科屢更中外以公勤練核著稱一時其功當益有大焉是役也董之者指揮周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五

縻千戶唐玉佐之者指揮倪雄黃溥呂昂裝繪諸梵佛像者土人張俊民季興張安而主是寺者釋悟懷也法得附書

重修鐘鼓樓記

明李時

滄古郡也其地冀州其星箕尾渤海縈其左太行繞其右在春秋爲燕齊之境我朝西徙州四十里百餘年來民益蕃庶爲畿甸大郡自州之東南以際於海雄藩巨邑貢賦仕進行役商賈水浮陸走凡赴於京師者咸經焉郡有樓置鐘鼓以司晨昏厥惟舊矣歲久傾圮風雨弗敝治甲子禹城馬君來守是邦顧而歎曰樓之設

所以候天時也樓廢則天時廢矣非守土者之責乎乃
量度經營窮之晝夜不請於太府不謀於僚佐出餘帑
以供費借遞夫以助役撤朽易良百工鱗集不踰月而
厥功告成於是郡之服於官者旅行者販而商耒而田
朝作夕休舉忻忻然惠刺史之德也其大夫士相與謀
曰是不可不記乃以屬予予惟今之官近民而勢便者
莫刺史若也刺史意有所爲郡民無敢與抗故當其任
者每恣焉矜服食飾輿馬沾沾自奉否則臺榭陂池以
事娛樂昔陳希亮守扶風作凌虛臺蘇子爲文譏之謂
其誇世自是興廢不可恃而蘇子之意正以罷民自奉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美

無益也其視茲樓先後緩急何如哉可以占馬公之政
矣君名魁字士元自平陽府倅擢今官所在有名稱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馬政

言言者城也盜盜者隍也城隍所以衛民也民承其衛
脫烽燧之警杜金革之虞晏然安堵於其下何以報爲
非祠無棲爲之廟以安神也非像無依爲之貌以禮神
也謝神之護祈神之祐固宜爾也語曰肇稱殷禮咸秩
無文矧神乃禮文之顯載者所應祀也我國家神具不
昧尤雅重之勅其中外肅其城隍嚴其廟貌朔望有謁
春秋有祀終始不渝百餘年來陰陽以和風雨以時有

以也青有廟貌舊矣前者蘇侯一嘗新之題其額曰顯佑伯祠伯之受封蓋在洪武之己酉僕之鼎新記在成化丁酉歲也歲久易湮風雨苔痕不無金碧剝落之歎令尹周侯協其僚采謂守者曰興廢補滯予之責也乃屬耆老乃蓄錢穀召匠掄材鳩土採石礮築之音斧鑿之聲積年乃罷告成功也前後有殿東西有司兩廂有寢兩夾有門輪奐鮮美足以聳人之觀瞻規模宏遠矣右通青閭左達青渠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濯濯有靈赫赫有聲修薦有祝享饗有儀善可以感惡可以愆鐘鼓鑑鑄足以來人之敬信噫亦盛矣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七

是可無記以貽後來邑人史璉等請以其事勒之石以示不朽云蓋治癸未之夏也

盤古廟碑記

明馬政

盤古氏人祖也生於混沌之初鴻荒未判之先穴居而野處草衣而木食汗尊而抔飲當此時也無三光五獄之名無三皇五帝之號無三墳五典之書刻於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盤古氏生參三才而贊兩儀子三皇而孫五帝蓋自是而人極始立人道始明人文始著故一氣未分道在天地兩儀既判道在聖人盤古氏以之自是而有畫卦而有結繩而有網罟之制何者不自盤

古氏肇耶自是而有耒耜而有衣裳而有律呂之者何
者不自盤古氏來耶史弁三皇書冠五帝古今上下知
有三皇五帝而不知有盤古氏豈洪荒在所畧耶側聞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不有我祖孰開我人豈可使古
今上下知有我人而不知有我祖也茫茫堪輿俯仰無
垠知者且寡誰其貌之青實故墟也在邑南十有五里
故迹可尋第恐莊列之言涉乎虛史傳之紀淪於妄爰
考其實有廟在里有墓在溝突兀如昔自有國有家而
卽有也皆青人之所見聞者矧可射思乎某童而謁尚
紀陳容古貌精爽逼人土僧傳說楊僕等造建 治戊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亥

戊劉侯視篆得陳景春首倡而一新之猶未備也訖周
侯下車得孫景暉作倡而大新之易小以大易甃以石
易塗泥而金鐵之使萬古不易之基亘古改觀祝之而
雨禱之而晴報應如響誰之績歟烏可無記以垂永久
昭後來也敢從而爲之銘曰盤古有廟青人瞻眺盤古
有象青人景望盤古有溝青人遨遊盤古有墓青人慨
慕盤古有門青人駿奔盤古有里青人振起盤古有靈
青人勒銘

重建城隍廟記

明馬魁

治甲子余奉命知滄卜於夏四月之吉誓祀城隍廟

遵時制也至則見其殿宇傾圯廊廡疎缺殆不足以安
神靈而行祀事卽惻有修葺之志尚思下車之始澤民
之事未及舉行而遂有工作之興似非職牧民者之所
當急欲已之又以治民事神亦皆有司者之所當重躊
躇久之一日有郡民曰張福元者率衆填門進而告曰
郡之北門郭外舊有隙地適者小民築居於是欲建一
觀音菴以鎮之予曰觀音乃釋氏之所崇尚非汝囿於
人倫日用有室有家者之所當菴也若城隍乃境內應
祀之神寔人之所賴以安者也顧廟貌頽壞不加修而
反於無益不經之事妄費以輕爲乎衆皆稽首謝曰是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廟之傾爲日頗久昔尚寶祝公爲鄉進士時有倡爲之
志比因會試之京而未果今欲爲之誠盛舉也敢不奉
命願以菴觀音之財力移之以成予遂可之乃爲卜日
歲事親率僚屬耆老詣廟而經營之於正殿退宮甃石
之彫落者指示以補修之乃前爲二門二楹左右爲兩
廡二十四楹退宮之東西爲二室各三楹以舍灑掃之
工祝規模宏敞棟宇輪奐庶乎神有歸而祭者之敬亦
有所依而不近於褻矣其工興於 治乙丑三月之吉
至正德丁卯七月始落成焉是非欲其如是之怠緩也
顧其所用之材不出之於庫一皆聽民之願輸所用之

力非給之於官一皆任民之自効傳曰擇可勞而勞又誰怨是已功成滄之居民又進而告曰廟宇完矣兩廡之內各欲像神以祀之予曰城隍乃郡之土神民之所賴以居者也時當春秋則合風雲雷雨境內山川之神而壇祀之以報其功又於每歲三月之清明七月之望十月之朔迎之北郊以主羣厲之祭此則神之有資於人而人之有賴於神者也餘則無所事焉其曰於廟前而爲籤爲箋以禱吉凶爲曹爲判以錄生死乃好事之所爲非正典也蓋免爲之衆又稽首告曰上自京都下而州縣一皆像神致祭而任其所祈此則人情之所同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也冀俯從之以足民願予思曰是雖義不當爲亦勸善懲惡儆教人心之一助也姑從之衆皆欣欣謝去爭相輸財以像其神事完意欲徵諸名公以紀其事又恐爲文者過於稱美而於修葺顛末之意或有所遺故不自揣而直書之如此

青縣重修城池碑記

明 亡名氏

青縣西距河間二百里而近在宋爲乾寧軍爲清州又爲清寧府蓋洪武初始改置縣今峙畿甸之南當水路之會蓋望邑也舊有城自我聖祖開基暨我文皇紹統治化熙洽文恬武嬉故百餘年來未有事武備者而其

城僅存遺址成化初長民者思無以禦侮禁暴乃因舊基而縮其四之三築爲城居民亦恃以無恐又久之日漸崩摧人可踰越北河北盜起人心惶惶莫適底寧已而盜平知青縣事劉君繹旣蒞任周視之餘惕然於心曰國以城郭溝池爲固雖三代盛時外戶不閉亦不廢也顧茲城若此吾民何所恃以奠厥居乎方謀欲爲之所會巡撫都御史合淝張公淳按行屬郡邑目擊畿甸之民酷罹大盜之虐者以無城守也乃疏請於上得令任所建置而修築其傾圯者檄下知河間府事陸君棟尤孜孜奉法以保障爲務乃銳意率作授以成式俾繹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專其任君曰是吾心也爰率僚佐量廣狹定程度計材用分工力限日期乃卜日籲天誓衆而起工興事以典史彭宗武董其役君於暇則觀察其人之勤惰工之好惡以懲勸其用命不用命者經始甲戌歲九月初吉閱三月而告成其城周五里厚二丈高視厚倍而殺其四之一磚石甃爲堞開城門三各爲重屋於上東曰通濟南曰清寧西曰永安而於四隅則亦爲樓以遠瞭望其四面則置舖舍居擊柝者城周圍鑿池廣二十八尺深殺廣之一引水通溝渠其材用取於在市商賈及勸室民義助其力出於通邑之人而人咸知其切於爲己故

設不告勞而成之且速也由是崇墉言言啓閉有時巡警有式禁禦有備坍塌之基一旦樓堞巍然突兀非但居者無憂虞而奸惡之心亦潛消默奪矣邑之人舉欣欣相告又恐無以著其邑大夫之成績也諉守制州判孫謙具其事於刑部員外郎閔君伯仁屬予書之碑欲嗣爲令者思修葺永毋壞夫古之爲國者雖戒勞民勤衆然未嘗視民之休戚無所爲故孔子曰使民以時而孟子謂佚道使民是固使之實則安之也若是役者所以制民之命而豈得已不得已之類乎然非實有爲國憂民之心者則雖才足以有爲而不善於用祇以厲民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而於是循常習故覲旦夕無事而已不可不書君世家陝西邠州其叔父諱昭者在成化間歷官戶部尚書君由胄監歷任今職是爲撫按疏請旌異其操尚要非俗吏伍者宜其蒞政知所緩急如此云

重修滄州儒學記

明祝祥

曰道在天地間無一息之停其在人也必體之而後明焉行焉不明則懵然無所見不行則傴然其何之二者皆畔於道斯不亦晦盲否塞乎惟我朝祖宗肇造洪基創制立法知古帝王修道以爲教而天下治郡邑守令嚴刑政以弼教而道始行設學校師儒講理義以立教

而道始明是以民性以節民德以興一道同風然後措天下於太平之安磐石之固享國祚億萬年無疆矣猗歎盛哉滄州爲河間屬郡古渤海地也路當要衝土廣民稠最爲繁劇正德辛未秋七月流賊橫行剽掠人民焚燒廬舍儒學舊在滄州南門右櫺星門明倫堂尊經閣儒林坊俱火大成殿兩廡齋號公廨亦因傾頽癸酉巡按吳公徐公覩茲殘毀感慨不已欲修而未暇及甲戌巡按余公駐節於茲因謀於衆曰拜謁大成進講明倫乃遵憲綱定制也旣無瞻仰之儀又無升降之階良可歎也適南京戶部尚書陽曲張公致政寓居贊助其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謀遂經營木石鳩集工役令州守高夔董其事亦能勉焉以盡力不一年而告成功櫺星門明倫堂重建視舊規模宏敞其餘殿廡齋號煥然一新起工於甲戌七月至乙亥四月落成師生悉以爲不易逢乃盛事也屬予記其始末雖不能文顧自學進身不敢辭以爲風憲巡行郡邑振肅守令則申明弼教之功而道益行周視學校激勵師儒則崇重立教之典而道益明士各以此爲志民各以此爲習由小以推之大由近以達之遠通天

下而無不然則固斯世於雍熙太和之治而天下平矣此固朝廷圖治之意也今風憲體之以盡厥職也盡職

而能首及學校亦余公體之知所先務也余公名珊字德輝桐城人因記歲月於是云

戶部分司題名記

明朱鴻漸

天津之爲衛有三衛各有倉歲儲蓄所漕運之粟各若干萬斛以給官軍十官德正統間戶部建分司於其地每三年差官監督收放蓋防奸僞之滋也自後歲一更官至於今蓋百年矣考天津志得七十有九人焉關中裴君良臣亦嘗監督於此懼名氏之漫滅不可考也廼列刻木榜懸之廳事之後併注其甲科後先更代履歷之年位使一舉首可見庶無忘也正德乙亥玉田張君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天敘亦以監三倉來以爲刻名於木固愈於無託矣然焉能保其久而不壞耶於是又去木而易以石焉空其下方俾來者續之嗚呼去者歲數遠矣夫其歷任外內居散四方或在或亡不可得而知矣吾將循其科第夷考其履歷之資則知某也剛直正方建績舉功某也儉隨佞邪僨道敗德其爲世之是非公論如何賢可爲勸不賢可因以自省吾於此有以推二君之心矣豈特無忘哉今之視昔如此使繼此而來者不猶視於今乎故書以爲記

天門書院記

明楊廷蘭

天門書院者予同里畢誠叔甫之所經始也誠叔甫以
推鹽使者巡行畿之南北諸所擘畫若豐國課特邊儲
疏利源通商旅業井井矣顧念畿輔八郡我國家規方
千里之地而生其間者多豐綽博大智勇沉幾之士究
其所用真社稷之幹也夫國有可效之才而不獲以士
顯士有可以靖獻之日而不獲以學用此無異故有司
不素養之過也籍令乘有餘捐不急以養士反經以示
之趨羣萃州處以居之肆必有出於其方而宣力王室
者若榛栗杞梓然作之屏之修之平之數十年後豈無
如其寔發其響者乎乃下令有司諸守令博士弟子員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十五

皆言古者化洽文熙莫不崇儒置學猶悼序黌不廣令
得視精華實息之地增置書院濟南閔子伏生河間毛
公董相及孔安國梁統諸人史冊爛焉其軼事可槩見
也輓近操之若束濕薪舍此不講矣若毛董諸賢非此
鄉之先物哉而諸商等不無浸浸乎嚮往之也公遂捐
俸相土鳩工庀材向離爲門修廣若干尺入門數武爲
堂堂修廣若干丈堂後爲層樓樓修廣若干丈又建諸
生號舍若干間貯經史若干卷餼廩課資給以贖緩著
爲令落成之日公率師儒以觀厥成且爲之勸學闡洙
泗之源揭孔曾之矩若探日虞淵而中天然也者夫自

學術分而政教始歧爲二故憂政則以詩書禮樂爲老
生之常談而憂教則以繩墨事情爲俗吏之末務無他
政不足以造微則病教教不足以周務則病政各相持
也交相蔽也如寘部然部愈豐蔽愈多天下始受其蔽
今誠叔甫不然通商惠工造士爲之則飭憲貞度反經
爲之歸是政之底績而教成也髦士式於化而稱詩說
禮明揚天子之庭者必足賴也四民化於俗而親上死
長以爲天子之金城者必足任也是教之底績而政成
也今天下有崇極而圯國有必窮之疑朝有必爭之辨
野有葵恤之戚園有旄旗之痛仁人之所憂衎士之所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

勞志士之所憤萃此矣而吾一言以蔽之曰不知學知
學則數十年之疑千百年之辨方二三千之捍禦可
斯須而決可頃刻而定也此非臆說也可言之而不可
以行之則聖學爲空虛無用之物而考三王俟百世皆
虛語矣誠叔甫以學化士以士化天下葆於未斲之樸
澄於未汨之源豐綽博大智勇沉幾也者斐然願化確
然獨詣學得質而速肖質得學而善成畿輔之地其將
有大君子興其間乎故非學不能使政教出於一非政
教出於一不得化民以成於學此誠叔甫嘉惠之微旨
矣誠叔甫誠心深識獨觀於昭曠其治巖臺可信傳者

有挈令在不具志志其書院之本始如此院垂勅會誠
叔甫按事竣直指使者慎修甫傅公往代院中事宜諸
所未憲者慎修甫之經飭也尤幸得撫臺夢池李公主
盟道學雅志作人聞是舉而悅之獨贖鍰如千爲助兵
備天津道許君錫甫協謀勑基汪蔚翔甫踵至營度周
詳後先共濟適成樂育而運使何君繼高董其事運同
張君文奇判官尹君作賓與有賢蹟滄州盧君廷選綜
理最勞所當併記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四

終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記

三